



孟子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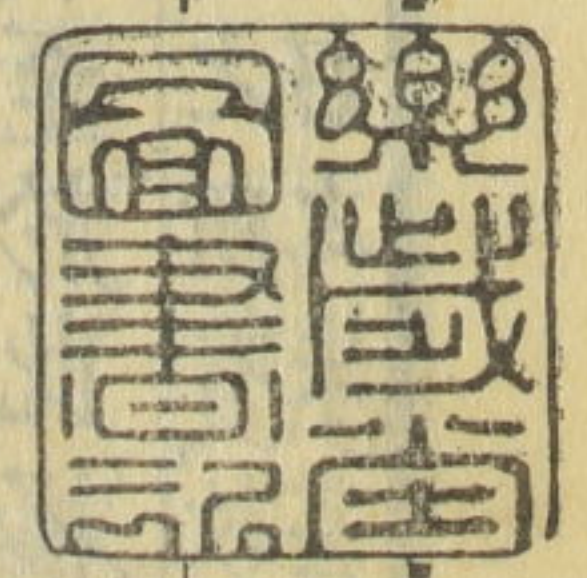
二

917
15





孟子釋解卷之二



梁惠王章句下

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此篇言人主當以樂民之樂憂民之憂為心蓋
唯斯心可以保國焉君主之為任全在于此而
斯又可以王天下矣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
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
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

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莊暴蓋齊臣也庶幾者謂其大略或得近之之辭也變乎色者言其神思之變動見乎顏色也朱熹云慚其好之不正也直者恐聞者之意或致紆回而徑示其當之辭也先王之樂者周先聖王所用舜韶削武王大武之類世俗之樂倡優所為淫樂也今之樂已下八字為補漆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蓋當時之所有故先言之子而所謂好之未甚者也

父子已下十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更添田獵蓋以其事尤為之也鐘編鐘各主律聲凡十二枚鼓大曰鼓小曰鼗鐘鼓並主樂之節奏起止者管者爾雅釋樂注云長天鬲寸併漆之有底如笛而小併兩而吹又云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未審孰是疾首其氣憂鬱上蒸使其頭生痛也蹙聚也頞額也朱熹云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鳥羽旄牛之尾並用以為旌旗之飾者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

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
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
與百姓同樂則王矣欣欣喜色外揚之貌與何
之間略拆有疾病三字

此章先言與百姓同樂則王天下矣莊暴見孟子
曰暴之見於王王語暴以其身好樂而暴未有以
對也因問曰好樂之事其善惡何如孟子曰王之
好樂唯以其未甚為憂也使其甚則齊國其庶幾
得成王業於天下乎此蓋知王之使暴聞之而欲
使王先傳聞是語故先言之也他日孟子見於王
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不知有是事諸王變乎顏

色曰寡人非好先王之雅樂也直好世俗淫靡之
樂耳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得成王業
乎因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言好而甚則樂無今
古也王曰好甚可得成王業之說可得聞與曰獨
樂樂與人樂樂者孰為樂王曰不若與人樂樂曰
與人樂樂又有與少樂樂與眾樂樂之別孰為樂
王曰不若與眾孟子因欲陳其好樂以與眾樂樂
之說故曰臣請為王言樂今王為鼓樂於此百姓
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皆疾首蹙頰而相告
曰使我至於此極者豈由吾王之好鼓樂之故夫

孟子卷之二
三
不然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得相見兄弟妻
子離散此其極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
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皆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
之好田獵之故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
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故乃唯王之不思與民
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
之音舉皆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
疾病與如有疾病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
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皆欣欣然有
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如有疾病何

以能田獵也此無他故乃唯王之思與民同樂也
今王能圖與百姓同樂則可以王天下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
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
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
十里芻蕘者往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
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
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
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文王
周文
王也囿解見前詩大雅疏云囿者築牆為界域而禽
獸在其中也朱熹云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

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閑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芻說文云刈艸也蕘說文云苗也左傳昭十三年注云共燃火之草也愚按芻蕘蓋採薪者也雉兔者蓋捕雉兔者也未問小禁故曰敢也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外有闕故曰郊關也阱坎地以陷獸者也

此章承上因言與民同樂之方也宣王問曰周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者不知信有此也孟子對於古傳有之宣王曰若是其囿廣大乎曰當時民猶以為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故也曰文王之囿雖為方七十里然芻蕘者往以芻蕘焉雉兔者往以雉兔焉即是與民同之者矣

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齊國境之時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當時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有人殺其囿中麋鹿者如殺人之罪矣則是以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者也民以為大者不亦宜乎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湯事見後篇文王周文王

昆夷犬戎也史記稱自隴以西有緄戎何楷云按其地當在豳岐之西在今鞏昌秦州之北愚按文王事昆夷之事未詳所出但據周語祭公謀父曰夫犬戎樹博能帥舊德則似是文王之時亦唯容之以和好乃當如漢文帝於匈奴之事也耳詩大雅緜篇云混夷駟矣駟退也蓋其來居周地者以和好故退徒也大王事見後篇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各事見國語史記詩周頌我將之篇時猶云如是也言我今之所務其亦莫如夙夜畏天之威而思于時保之也

前章言與國民同樂此章乃間及隣交而孟子對言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國遂又勸王大其好勇以安天下之民者蓋為下章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作地也宣王問交鄰國亦有君子之道乎孟子對曰有之矣惟仁者而後為能以已大國事

他小國是故殷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而後為能以已小國事他大國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者言已國大彼國小理當來伏而未見其然者彼猶得天也是以姑且順事之是樂天之時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言小之事大理勢之順也違順恐違天是畏天之威者也所引詩意唯能畏天之威則其所得保者亦惟存乎此其所畏之處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

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
 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
 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
 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不曰言也而曰言
 矣者蓋王有意於
別起辭端故也疾視者其怒氣之所發使其目急視
 敵也詩大雅皇矣篇言者貌其氣之盛作也爰語辭
 猶言於此處也整齊也旅衆也師之通稱按抑止也
 徂即此上文侵阮徂共之徂篤字下今毛詩無于字
 篤厚也祜福也對謂當天下之所望也所引書三十
 五字今世所行古文尚書泰誓篇中出此語降字作

佑惟下無日字有克字助字作相之字作綏惟我在
 天下五字作予然古文尚書率皆偽撰不足信也未
 審真古文孟子所引此語果為泰誓乎否也天降下
 民者言天降於下土之民以其保生之宜也寵者超
 等殊遇以見其異也曷何也厥
 志者斥天之所志也衡橫也

王聞孟子之言善其旨之及天道故曰大哉言矣
 而王自顧其身性好勇樂天畏天之事並似難可
 能者故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因對王請無
 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欲當我哉若此者
 此為匹夫之勇僅能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下因
 所引詩意言及密阮二國相爭文王和之密人不
 共敢拒大邦之命欲侵阮徂共之時文王赫斯怒

乃整其旅以抑止密人徂共之旅曰以如是所任
爲則可以得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所望也此乃文
王之勇也文王以其一怒而以安天下之民矣所
引書文意言凡君師者天之所以立之治下民者
故以其克助上帝則寵之以四方者也是天意蓋
以下民之有罪無罪惟以爲武王在而一任之者
也然則今天下不論其有罪無罪惟當以武王爲
其所服從之主此其宜也然則曷敢有越厥宜志
而以衡行者乎此蓋武王既自知天寵在周已當
臨制天下故以紂之衡行爲已耻而以告其不可

不討之語也故曰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
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當時一怒而以安天下之
民矣因曰今齊宣王亦能大其勇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則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能好勇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
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
也爲民上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
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
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雪宮蓋離宮名也不得者不得如其所欲也此亦樂者謂去其國宮而適離宮之樂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此二句結篇首

好樂問圍二章之意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與前文武怒以安天下之民相應

此章主意在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數句而未引晏子對景公之語者蓋是時王留連雪宮數日不還臣民多誹謗之者而王頗聞之欲得孟子之對曰亦有此樂而以壓其誹謗故問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知王意之所在故先順其意以對曰有而下即先辨非其上者與不與民同樂者之兩非因更舉晏子對景公戒其流連荒亡且說先王與民同樂之法者以證已之所以謂之兩非之義也其意言凡人不得其上之所為如已所欲則非其上矣

然人各有心如其面之不同豈得人人皆如已意所欲乎故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然而其身為民上而其所樂獨取自適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何者與民同樂者民亦樂其君之所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君之所憂今且大之其樂以天下之所樂憂以天下之所憂然而不王者自古未之有也此其旨暗又含戒不與民同樂者為民所畔棄甚則為獨夫紂之意而不言之者以下直欲承接晏子舉古賢侯王為人上之正度之言故也而舉晏子之對者即又以此繳前曰有之旨者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景公莊公異母弟名杵臼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舞朱熹云山各然無據之言不足從也郝敬云轉附山形轉折附合朝舞水勢朝向拜舞因為各此亦鑿說摸索之解耳毛奇齡曰至于齊景公謂晏子吾欲觀於轉附朝舞一節則全襲齊桓事而易其名與語者據管子成篇桓公問于管仲曰我游猶轉附南至瑯琊司馬曰先王之游也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

出補人之不足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于人無荒亡之行于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子幼讀師行而糧食句疑糧食二字難通似有脫誤今始知糧食其民為確不可易也轉附朝舞為猶軸轉斛之誤亦亥豕之最可驗者愚按軸說文云持輪也蓋軸在中而受物物依軸而轉如車輪則因以行如書卷則因以卷者是也斛十斗之量也曰軸轉斛其義不通當讀作轂六書故云輪之正中為轂空其中軸所貫也曰猶軸轉轂者蓋軸在輪中不動而輪轂繞之以轉即譬其沿途百姓不騷擾而師徒轉行甚易也故司馬答曰先王之游也遵沿也放謂縱而至之也瑯琊齊東南境上邑名朱熹曰觀游也愚按比者謂令人比之先王之觀也適往也曰巡已下十字挿添言諸侯亦帶言非正意所在也下引夏諺唯言王者可証曰述已下十字挿添春秋故曰無非也事字當為活字看省耕省斂即事也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

孟子難面刺王之留連荒亡故更引此晏子對景

公之語以卒其所對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吾意欲觀游於猶軸轉轂遵海濱而南放瑯琊今
吾有何脩爲而可以得令人比之於先王之觀游
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古者天子之適諸侯名曰
巡狩巡狩者巡察其之所守之義也諸侯之朝於
天子曰述職述職者陳述其身之所職之義也故
凡天子諸侯之所行動者無有徒游非有所事者
卽其出游國內者亦乃春省視民之所耕而見其
地有餘人不足則爲之徵發人徒以補其不足秋
省視民之所收歛而見其人有餘食不給則爲之

運輸以助其不給夏時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
卽以春之補不足言也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卽以
秋之助不給言也斯王每年春秋一遊一豫之法
爲諸侯國之所取其度也此蓋以言夏以來諸侯
國皆以此爲度故夏諺云爾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黽
譏民乃作慙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
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
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
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

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

也朱熹曰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愚按其衆相與之間其勢隱

然自有所止之謂也糧謂糗糧之屬明明說文云視貌胥相也讒者乘有隙而造謗誣告也隱者方命本

於書堯典方命圯族方者以其可命為方不復顧思其害也糧食毛奇齡以為下蓋脫其民二字也虐者

知其所以不能任而強使之也虐民即使弗食弗息也飲食若流一句為下亡字作地也從流二字與上遵

海應無厭與上放字應戒者預告出郊之日於民使之來朝聽令也出舍於郊者詩衛風碩人篇云舍于

農郊蓋古者國君每欲有施命於國中庶民必出行舍于郊曰郊者蓋施命於東方之民則舍于東郊於

西方之民則舍于西郊南北皆然始興發者始作其興徒發墾也太師司樂之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

有五聲三日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之遺聲也晏子之所言有事民事之旨故用徵角招者招魂之

義用以招止其君心之將就流連荒亡故法舜招之意亦命曰招也其詩即徵招角招之詩也畜止養之過也

今之為觀游也不然蓋其君率師衆行途而以徒

費糧食而其糧食不周給是以或飢者弗食其行

途役徒不齊是以或勞者弗息而其弗食弗息者

明明相視於其食息者因胥讒以上之所使然也

民乃以作邪慝之心其君乃以其所命為方不復

顧思其害而一以虐使其民耗費飲食如水流不

息以為流連荒亡者是為諸侯國之所憂矣從流

下而忘反即放舟隨水也故謂之流從流上而忘

反即挽舟逆水數日其跡相連也故謂之連從獸
無厭即從荒野也故謂之荒樂酒無厭即亡失所
守也故謂之亡先王無是流連之樂荒亡之行除
此二者即可以得比先王之觀故曰惟君所行也
景公聞晏子此對大說乃以期日大戒於國中令
民各集至於公所在躬出駕舍於郊於是始與徒
發墾補助人徒之不足召太師曰須為我作君臣
相說之樂蓋景公世所傳徵招角招之樂即是也
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蓋不使從流連荒亡之
行也故曰好君也好者愛好之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岐曰太山明

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禮記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展南向而立又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周禮冬官匠人職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曰明堂者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明諸侯之尊也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罔

獨岐山名在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山有兩岐故名太王避狄遷於岐山下遂居焉故國名

岐周也九一者井田之制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

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

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成材

則官之如不可則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有功

德於民故報之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

者視察以斥言之也征稅也澤豬水梁魚梁擊妻子

也罪人不擊如漢文帝有除收擊之詔即是也鰥寡

孤獨不必老者而後稱之然孟子欲見其尤可加憐

恤者故特蒙以老字而以稱之也詩小雅正月之篇

等說文云可也從可加聲等孤獨子立之貌

榮毛詩作惇義同發政施仁四字與前應

宣王因問曰齊有明堂之遺而人皆勸我毀之不
知毀諸已無毀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為政
之堂也王若欲行王政則宜勿毀之矣王政之所

為王政者可得聞與孟子對曰昔周文王之治岐

山之民也耕者九一故民得安其生仕者世祿故

士得傳其道關及市吏但譏止犯禁之物而不收

征稅故商賈得完其利澤梁任民之捕漁而無加

禁制故庶民得食其鮮罪人不擊故其刑無冤枉

凡民其老而無妻者名曰鰥老而無夫者名曰寡

老而無子者名曰獨幼而無父者名曰孤此四者

為天下之窮民而無所告訴其苦者文王每發政

施仁必先斯四者故民皆得所賴所引詩意言宜

當弼美文王之以其富贍恤其窮民而以思哀憐

今此弊獨之民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劉史記周本紀云后稷子不窋其末年夏后政衰去稷不務不窟以失其官而舜戎狄之間不窟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何楷云據劉啟言云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則本紀似有誤餘詳見詩經經解公劉篇注積朱熹云露積也倉說文云穀藏也裹說文云纏也韻會云包也餼說文云乾食也徐云今人謂飯乾為餼糧說文云穀也毛傳云小曰橐大曰囊韜緝合以成物也光大也干

盾也戈說文云平頭戟也徐云小支向上則為戟平之則為戈戚大斧也揚說文云飛舉也何楷云戚揚之揚恐是稱柄也爰者相視以取其止之辭也方方嚮之義啓行鄭云開道而行也故字是據詩以推言公劉之所志也爰方啓行四字是欲始征伐之語

王聞孟子所言歎曰可謂善哉孟子所述王政之
又言乎孟子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思欲行之乎王
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恐不能以行之也孟子因
王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稱之曰迺積迺倉迺裹餼
糧或于橐或于囊常思輯合此庶民之殷富用以
成其業之光大以為既及得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皆備具然後爰方可以得啓行也詩之所言如是

故凡為國者其國中居者必有積倉行者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得曰爰方啓行也王如以其好貨之事思與百姓同之則於王天下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

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王公劉九世孫妃說文云匹也總要云女與己身儔也古嬪御之貴次于后者曰妃詩大雅綿之篇也何楷云後世稱王者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太王追號為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亶父太王之字也來者來之也朝者謂民之朝夕於古公者也率循也西水何楷云指渭水也滸水涯也岐山解見前爰於此處也及

與也姜女太王妃也號曰太姜韋昭云有逢伯陵之後也皇王大紀云亶父娶有台氏之子曰大美美而賢列女傳有台作有呂聿終也來者來之也胥宇謂民亦夫妻宇於其地也曠空也女不得耦則怨男無妻則其室空曠故曰怨女曠夫也

王曰寡人又有一疾寡人好女色恐不能以行之也對曰昔者周先世太王好女色愛厥妃太姜詩云古公亶父欲來民之朝之者因走馬率西渭水之滸至于岐下之間而及姜女共勸之聿得來胥宇之民也當是時也太王能推其身愛妃之心而與百姓同之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矣王如好色欲與百姓同之則於王天下何難之有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託寄附之也棄去其人不復

臣使也餒腹飢也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之也
宣王有疾之言其旨竝似以其仁民之務為分外之事者而此章乃由言士師不能治士之有罪而入以及王之不能治四境之內以捉定王之有罪不復得轉脫其主意乃在以提醒前憂民之憂者即王分內之責不可不務之義者也孟子謂王曰

王之臣如有寄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國遊者比其反其友凍餒其妻子則王將如之何王曰棄絕之矣孟子曰有士師不能治士則王將如之何王曰已之矣孟子因復問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將如之何王於是心自知其身不治國之罪而口不欲言是以顧左右臣而言他事以亂之也宣王之不能自責而難改過者如是蓋亦不足與有為之君耳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

孟子卷之二
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
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
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
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
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
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
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
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喬者說文云高而曲也世臣歷事數世之臣也親者親暱之臣蓋君親其人如一體即親臣也昔者昨也識者鑒別也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此章自樂其樂憂其憂一轉更又論賢民之所賢
殺民之所可殺也孟子見齊宣王曰凡世所稱謂
故國者非人謂其國中寡災有喬木之謂也人謂
其國朝有歷世立朝之臣之謂也如宣王之於其
下常無親暱之臣矣疇昔之所進今日不知其亡
在何地也王曰是其初吾以爲才而熟察則多不
才是以任其亡去耳不知何以得識別其不才而
舍之也孟子曰凡國君之進賢其情唯以畏天之
明威不敢不進故如不得已乃將以漸進之使卑
者踰尊者疏者踰戚者也可不慎擇與王左右之

臣皆稱其人曰賢，則是似宜進而未可以進也。諸大夫皆稱其人曰賢，是似宜進而未可以進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其果然與不，不則舍之，必見賢焉。然後當舉用之，可也。左右之臣皆曰不可用，當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用，亦當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用，然後察其果然與不，不則仍用之，必見不可焉。然後當去之，可也。又如用刑殺者，左右皆曰可殺，當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當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其果可與否，否則赦之，必見可殺焉。然後當殺之，可也。故曰：與國人同殺之也。舉賢用

刑如此，然後可以得當。其為民父母之名矣。此孟子之對，更陪喻用刑殺之法。然此非宣王問意所在也。但孟子欲說王以為民父母之道，是以因便及之者耳。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

君也。

湯殷始祖，各履伐夏桀，放之南巢。武王周文王子，各發伐殷勝之，誅紂王，賊害也。殘傷也。

前章言民父母，此章言一夫，義正相反，以作接應。宣王問曰：殷湯放夏桀，武王伐殷紂王之事。

信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蓋實有是事也下曰
 殷湯周武皆臣也臣而弑其君亦可為訓乎孟子
 曰桀紂害仁使不得行是謂之賊傷義使不得從
 是謂之殘殘賊之人與人道相乖離謂之夫夫聞
 武王之誅一夫紂未聞弑君也按湯武放伐之義
 ○別有其說見於余所著詩書釋解中如孟子此對
 其意專欲戒宣王以失君道則不得為君之義者
 是以其言如是爾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
 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

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
 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王於此
 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
 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王哉
巨室巨
大之室
也按巨室二字與下求大木及勝其任等相照工師
匠人之長也匠人衆工人也姑聊且也姑已下十字
皆倣王辭以言之者也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
萬鎰二十萬兩也教訓誨也玉人王工也彫琢刻鏤
也

前章曰然後察之則又憊人主自用其私智獨慮
 於其間故為置此章以戒其用私智獨慮也孟子
 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王將必使工師求大木於

山林工師既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棟梁之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將必怒以為不勝其棟梁之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此譬猶木之成巨材也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此與彼斲而小之者何以異乎今有璞玉於此雖其價值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此其為事何以異教玉人以彫琢玉哉王何重其國家不如重萬鎰之玉乎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

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史記燕王

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按史記云齊緡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與此所言不合未知孰是然孟子書當時所撰著當不失其實耳殷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簞竹器食飯也壺盛漿之器漿水米汁相轉也運

齊人伐燕之亂而勝之之時宣王問曰或謂寡人
燕雖勝而勿取或謂寡人當取之其說曰以萬乘
之國伐萬乘之國其力等也此其舉之多二三年
少亦當經半年而今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
此必天與也諺云天與不取必有禍王若不取必
有天殃寡人惑焉取之之吉凶當何如孟子對曰
王自思取之而燕民必悅則取之可也古之人有
行之者武王之於殷是也取之而燕民必不悅則
勿取可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之於殷是也今
夫自齊伐燕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是爲敵國

相伐非王者征諸侯有罪之師也而彼燕民曩嘗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此豈有他意哉獨欲以避
如水火之難也王請勿以爲悅齊之取之者可也
王唯自顧齊國之政之於民果無暴虐乎若或如
火益熱如水益深則雖取之亦運轉以之他而已
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
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
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
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

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
 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侯我君后來其蘓兩引書並皆逸書古文商書仲虺之誥篇中載此文而與
 此所引文有小異一征初征也竟舊說為虹蜺之蜺
 然虹蜺不必兩徵為不通愚按竟當讀為倪分也際
 也雲之倪際明整則未雨蒙茸則雨是故民之望雲
 倪望其或蒙茸也變動也弔慰恤也侯者不去而待
 也后君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
 蕪復生也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
 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
 固畏民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
 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

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今字下二十九字斜捕拯手救之也係累囚繫也重

器燕宗廟之器鐘鼎之屬郝敬云樂毅所謂故鼎之類遷移入齊也倍地併燕地千里也動猶招也速急也郝云使諸侯聞之也旄耄同老人也倪小兒也禮八十九十日耆七歲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置建也去撤兵去燕也止止諸侯之兵也

此章言憂天下之憂者天下必悅以從之也齊人
 既伐燕取之諸侯以其不宜取之也將謀救燕宣
 王聞之有懼心因問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
 待之而孟子所對反引湯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
 者蓋舉其雖伐人國而無虞他國來伐者也曰未
 聞以千里畏人者也者蓋言古人未聞有如今齊

宣者是以不能引古義以應其所問也而其意乃亦暗刺齊宣不能行德以服天下如湯且以起下以已意對之文也引書者以証前言也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者言不待再三征而天下已信之也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此乃天下信之之事且以見其無虞他國來伐者也西夷怨北狄怨者言皆以其不先征已國為怨也大旱者以譬方苦已國政之暴虐也望雲霓者以譬望湯之所征將嚮已乎否也歸市者一句言湯已來伐正事誅

戮而民則信其是為弔已而非為害已者也是以其國中民俗仍不改其舊乃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也是故湯之誅其君而弔其民也其澤惠之施民譬若時雨之降是以其民大悅其之來征也下引書者以証其事也言其國未被征之士民皆曰且須俟我后成湯之來伐也既及得后之來伐則今我雖垂斃者其亦得蘊矣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之時其民皆以為是將拯已於水火之中者也是以彼皆簞食壺漿以迎王之師者也今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以滅其國祀遷

其重器以廢其國統則王之自慮如之何其以為
 可俟天下之兵而戰也天下固已畏齊之為疆國
 也今又倍地乃是已有欲彊之勢而王不行仁政
 者乃是齊可伐之會是好自招動天下之兵也王
 速出號令反其所係虜之耆覲謀於燕眾置其所
 宜立之君而後令齊師去其之地則王之事猶可
 得及於其止天下兵動之機也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
 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
 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鬪鬪聲也不曰戰而曰鬪者戰以其相鬪擊之始終

稱之名也鬪乃就其戰爭中一旦相合之事稱者蓋欲見其昨日有是事而今日有是問之狀故書曰鬪也郝敬云鄒古邾國一作邾又作騶曹姓今山東兗州府鄒縣地是也穆公鄒君之賢者事見於賈誼新書劉向說苑有司軍將也死死于敵也長上謂有司也疾者惡之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藏穀曰倉米曰廩財曰府器曰庫慢者怠緩不急民也

此章言不憂民之憂者民亦不憂其憂者也鄒與魯鬪之日穆公問曰吾有司戰死者三十三人而

民之在其軍伍者莫之相救以自致死者也今吾
欲誅之則其民甚衆不可勝誅不誅則吾心疾於
彼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其處之如之何則可以
得適其宜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其老弱
飢餓轉死於溝壑壯者離散而之四方者君以爲
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滿府庫充積有司之中
莫敢以告其宜當開發以救賑者是上自君至於
有司皆慢其分所當務而以戕殘下民也曾子嘗
有戒其若是慢者之語曰戒之戒之當勿從其慢
矣所以戒之云爾者凡民事必有天報其慢之害

之出乎爾者將必有彼慢之害之反乎爾者也夫
民有今之莫爲長上死者而後始得反前日君及
有司之慢之所戕殘於已者也君今當無尤民之
不死焉君誠能改行仁政斯自令民以親其上死
其長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
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
也郝敬曰滕侯爵文王子錯叔繡武王封之于滕卽
山東兗州府滕縣七國時楚地盡彭城而齊自濟
鄆以南至楚則滕西南迫于
楚東北迫于齊故曰間也

此已下三章並言以小事大之義以與前應兼以見民亦憂其憂之實效而此乃言非民憂其憂則國不可為也滕文公問於孟子曰滕小國也固不得不事大國而滕地間於齊楚不知當事齊乎當事楚乎孟子對曰是事齊若楚之謀之得失非吾智之所能及也無已而強欲言之及是事則有一策焉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言滕之先君為民鑿池築城而先民亦為之鑿為之築也今當與其子孫之民守之效死無去之矣其言如此而民弗去則是保守之事可為也蓋言是保守之事不可為

也則今雖暫事彼齊若楚而終亦為彼所併吞也已故保守之事可為也則又不必擇其所當事之可否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古薛城近滕齊人將併薛城之故滕懼其及也邠同公劉舊邑今陝西西安府邠州自公劉至大王居邠九世矣狄人即獯鬻也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大王避狄遷于岐山之陽三傳至武王遂有天下創

業垂統謂再造也亦據大王遷岐事言創造也業基業土地人民也統世緒也繼子孫承守也成功與王也彼指齊也疆者困窮堅貞勉其無恐也愚按狄人侵之與築薛應後世子孫句亦暗與文王時

此章主意在言如成功則任之天而疆為善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心甚恐其因遂迫我如之何則可得免斯患也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此乃言君子之於疆敵無用與相抗禦之道也曰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此言周業亦因其避遷之地而以興也苟為善其亦為如太王者後世子孫必有王者如文王者出矣凡自古君子之所為創業一世垂統子孫

者皆必擇為人之可得繼也人智固不能知其後之必得繼與不得繼也則其成否乃亦任之天而已故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齊之築何哉亦當須勉疆為善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

孟子卷之二
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郝敬曰：皮幣以皮為幣，如虎豹狐貉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六物，以合諸侯之好，屬猶會也。耆老國人年長者，養人謂土地生物也，害人謂爭地殺人地也。二子指耆老及邠人，梁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境，岐在邠東，岐山又在梁山東，仁人者，愚按以其不欲以所養害人稱者也。或曰者，更一策也，效猶致也，二者謂一避一死也。

此章亦以小事大之義，其主意乃在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之語。或曰：「已下，仍是前章所言之旨，而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之語，與前四境

之內不治章，其旨暗作接應。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欲竭土地之力，以事大國，齊若楚，則吾七地彼之所固欲者，是終有不得免其禍之事焉。如之何，則可以得免？」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太王因欲事之以皮幣，而狄人不肯，仍欲侵之。故曰：不得免焉。太王又欲事之以犬馬，而不得免焉。欲事之以珠玉，而不得免焉。太王乃屬會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非吾皮幣、犬馬、珠玉，而吾土地也。吾嘗聞之古訓也，曰：君子不以其所欲以養人者，害人。今吾土地所欲以養二三子者也。」

以其爭之而鬪戰則是以害人也且我雖去而其
必有狄人可以為君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既乃
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相謂曰
父仁人也我輩不可失之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
國君社稷世世所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取舍也效
死力守之勿去可也此亦一道也君請自擇於斯
二者以行之可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
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不知所之敢請公曰
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

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

焉公曰諾郝云魯平公名叔嬖人寵倖之賤人臧倉其姓名也有司掌君車者乘輿即君車愚

云駕者以車轆加於馬也郝云中節曰禮合宜曰義孟子父激公宜先喪母仇氏後喪踰加厚也言孟子厚母薄父也仇音掌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

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

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

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

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郝云樂正子孟子弟子名克姓樂正仕于魯孟子嘗仕齊為客卿故曰大夫後篇云自齊葬于魯反于齊是也三鼎士禮五鼎大夫禮以烹牲肉薦于俎也喪奠亦用鼎士祭以特牲一豕一魚一腊為三大夫祭以少牢一羊一豕一魚一腊一膚為五樽外棺也衾被也富謂為大夫貧謂為士孟子自謂無財不可以為悅有財不以儉其親正謂此也行進行也止不行也尼泥同塞也或者不測之辭遇合也以行道言非謂接見而已也

此章與前左右皆曰不可章照應而孟子言吾不遇魯侯天也者乃與後篇不動心章先作之起引者爾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命其所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以所之今雖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命以所之公曰吾出者將往見

孟子臧倉曰何心哉君所為輕身以先往見於匹夫如孟子者豈以孟子為賢乎夫禮義由賢者出者而如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乃不賢之証君無見焉可也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往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不賢也寡人是以不往見也曰何謂哉君所謂踰者孟子之於喪豈曾有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吾所謂踰者謂其棺槨衣衾之美也樂正子曰此非古所謂踰也其所以不同者即以前貧後富之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

告於君君爲將來見也。嬖人之中有臧倉者，沮止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凡道之行，或有物使之行，道之止，或有物使之止。道之行止，蓋非人力所能勸沮也。吾之不遇魯侯，亦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我予不遇哉？此蓋孟子知有天而安之，乃亦孔夫子不怨天不尤人之意，乃亦是孟子不動心之一事証矣。

孟子釋解卷之二終

